

幽默大师周锐 爆笑校园系列

YOU MO DASHI ZHOURUI BAOXIAO
XIAOYUAN XILIE

塔塔国的塔

引人入胜的故事，生动幽默的文字，含蓄深刻的哲理，夸张萌趣的漫画；令人开怀畅笑，读罢回味无穷。



浙江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

塔塔国的塔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塔塔国的塔 / 周锐著. — 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6. 1

(幽默大师周锐爆笑校园)

ISBN 978-7-308-15156-6

I. ①塔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③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87.47 ②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24068号

幽默大师周锐爆笑校园系列

塔塔国的塔

周锐 著

选题策划	平 静
责任编辑	赵 静
文字编辑	赵 坤
责任校对	陈慧慧
插 图	胡舒勇
排 版	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	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浙江大学出版社
	(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)
	(网址: http://www.zjupress.com)
开 本	880mm×1300mm 1/32
印 张	6.875
字 数	150千
版 次	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308-15156-6
定 价	2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(0571) 88925591; <http://zjdxcb.tmall.com>

目录

塔塔国的塔	001
舞蹈型地震	009
森林手记	015
王牌肥皂	031
霉气公司	035
无姓家庭	039
拿苍蝇拍的红桃王子	051
明星和他的四个替身	061
电影在十年后开映	071
双 A 机器人	075
喂,你好吗	083
僵尸鸡的疯狂周末	089
“包你饱”药丸	095
电子琴密码	099

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	109
来了个眉毛收藏家	119
用奖杯吃饭的餐厅	125
一个牙疼作家写的牙疼童话	129
戏台上的蟒蛇	133
 附录 幽默大师的爆笑生活	 211

塔塔 国的塔



因为第一代国王喜欢塔，所以这个国家就叫“塔塔国”。国王亲自设计，还画了一张很大很大的规划图，图中巨塔林立，各具雄姿，壮观极了。但从那时候到现在，一千多年过去了，塔塔国里一座塔还没造起来。

原来，那国王规定的造塔方法很特别：塔由全国老百姓一起来造——谁要是做了件好事，就给塔加上一块砖；谁要是做了件



错事，就得从塔底下抽去一块砖。当然，造塔跟搭积木一样，底下要是抽掉一块，不论已经搭得多高，都会“哗啦”一声倒塌下来。所以，这塔经常是造得没多高就倒了，再造，再倒……有几次眼看就要造到顶了，都是因为有人不小心犯了什么小错误，弄得前功尽弃。从厚厚的《建塔记录册》里可以查到——

公元59年3月，××厨师把醋误用为酱油，红烧肉酸得不能吃。抽砖一块，塔倒。

公元367年1月，××青年去图书馆借书，忘记还书，抽砖一块，塔倒。

公元1028年4月，××学生背诵课文，漏掉两个字，抽砖一块，塔倒。

……

这一次，大家小心翼翼地，总算又把塔一层一层造起来，只差最后一块砖就可以完工。如今在位的第五十代国王专门出了一张告示：

为有效地保证建塔工程圆满完成，本国王特此宣布：

(1) 能做好事以促使此塔早日竣工者，授予五十斤重的大奖章一枚；

(2) 凡做错事以致此塔再次完蛋者，立即请他进监牢，以“破坏建塔罪”论处。

本国王说到做到！

这样一来，老百姓们可紧张啦。得不到大奖章没什么，进监牢可不是好玩的！可别不小心做错什么事，该做什么都得仔仔细细地先想一想。有个人看完告示后，就这样心惊胆战地想啊想，直到有个小孩拿着一样东西从后面追上他：“叔叔，这是您的吧？”

这人一看——小孩拿着个鼻子！他摸摸自己嘴巴上面，平平的，果然是心不在焉，把鼻子搞丢了。塔塔国人的鼻子长得不大牢靠，很容易掉下来。

“太谢谢你了，小朋友！”

“不用谢。”小孩转身就走。

掉鼻子的叔叔刚要把鼻子装到老地方，猛然想起来：“喂，小朋友，你做了好事，快去把塔造好，你能得个大奖章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，告示上说的！”

于是小孩跑到造塔工地，加上了最后一块砖。就这样，塔塔国建国一千多年以来的第一座塔，终于完工了！

对于塔塔国来说，这可是件了不起的大喜事。一套漂亮的纪念邮票立刻被设计出来。百分之八十的商品都改用了“塔牌”商标。国王高兴极了，决定当天就举行颁奖典礼。

殿前广场挤满了人。记者们爬到电线杆上抢镜头。

那个拾到鼻子的小孩站在授奖台上，脖子上挂着国王亲自授予的那枚五十斤重的大奖章，坠得满脸通红。

“现在请奖章获得者讲话！”司仪官高声说道。大家热烈鼓掌。

“我……很高兴。”小孩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场面，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才好，“我……看到有个人掉了鼻子，我想，一个人没

有鼻子该多不方便啊，我就追上去。我跑得飞快，半道上把一个小姑娘的耳朵碰下来了——当然，我停下来为她把耳朵装好，再继续追……”

“等等！”坐在授奖台上的一位白胡子大臣猛地站起来，“你说你曾经碰掉过别人的耳朵？”

“是的，”孩子说，“可我马上就帮她……”

白胡子大臣打断了孩子的话，立刻转向国王：“陛下，根据这孩子所犯的错误，我认为他不应该得到奖章。而且，他加到塔上的那一块砖应属无效，该拿下来才是。”

国王抓了抓脑袋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另一位黑胡子大臣又蹦了出来：“陛下，这孩子犯错误在先，按照我国历代遵循的建塔规则，应该在塔底抽砖一块，当然这必然引起塔体崩塌，所以他实际上已犯了‘破坏建塔罪’了。故而，我认为不但要收回奖章，而且得把他关进监牢里去。”

那孩子一听就哭了，他把大奖章“咣当”一下摔在地上：“我不要奖章！我也不进监牢里去！”

国王想了一会儿，最后下命令道：“一，不能违反规则，立即在塔底抽掉一块砖，以后重新再来就是了；二，按告示上写的，把这孩子关起来。”

台下的老百姓们立刻议论起来了。

“好不容易把塔造成了，为这样芝麻绿豆大的小事，又毁掉了！”

“那孩子真可怜，虽然做过一点错事，不是马上就改正了吗？”

讨论归讨论，国王的命令可是毫不含糊的。老百姓们正说着，就见两个兵走出来，一个去塔底下抽砖，一个去抓住那孩

子，要送他到监牢里去。

就在这时，广场上吹来一阵冷风，吹得大伙儿打了个寒噤。去抽砖头的兵停住了脚步，张大了嘴：“阿、阿、阿——阿嚏！”他打了个大喷嚏！

紧接着，抓住孩子的那个兵也来了个“阿、阿——阿嚏！”

这下热闹了，国王、王后、公主、大臣们，还有台下的百姓们，以及爬到电线杆上的记者们，都情不自禁、接二连三地打起喷嚏来！

国王好不容易忍住喷嚏，定神一想：这是因为冷空气突然到来的缘故。塔塔国的气候从来都是变化无常的，一会儿来冷空气，一会儿来热空气，大家都根据每天的天气预报，随身背着小包袱，里面装着需要更换的皮袄、短裤或者裙子什么的。可是今天——国王突然想起，今天没有天气预报，以致大家都没有准备。他生气极了，立刻从人群中找出气象台台长，要他解释：为什么没有发出天气预报？

气象台台长哆哆嗦嗦：“报告陛下，是这样的，早晨大家看了告示，都害怕极了。您知道，干我们这一行，有时难免要有点小小的误差。我手下的人谁都不想犯‘破坏建塔罪’，谁也不愿搞天气预报啦。他们情愿被开除，也不愿进监牢。陛下，他们主要是怕呀！”

国王哼一声：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……”气象台台长老实地回答，“我也怕……”

这时，医院院长也忍不住在台下插嘴道：“医生们也怕！都不敢动手术、开药方了！”

“司机也怕……”

“工人也怕……”

广场上顿时像炸开了锅一样。

这下轮到国王害怕了——大家都不敢工作了，那还不乱成一团？他上哪儿去看病？他也不能自己开汽车呀……总之，将要发生的一切是不可想象的。

“那，你们说怎么办呢？”国王哭丧着脸问大家。

“做了点错事，只要立刻能改就行了，别动不动就把人关起来！”

“造塔的老规矩也该变一变，以前为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耽误了多少工夫……”

国王眨巴眨巴眼睛，只好去同大臣们商量。商量好后又下两道命令：一，把贴出的告示撕下来，不作数了；二，以后做一件错事，就从塔上拿掉一块砖，用不着像以前那样，一下子抽个稀里哗啦。而且，只要能在一个钟头里改正，这件错事可以不算。

不用说，这样一来，塔塔国里很快便造起了一大批塔——一座比一座雄伟，一座比一座美观！这才是名副其实的“塔塔国”呢。

舞蹈 型地震



早就知道今天要地震，所以我虽有些紧张，但还不至于慌乱。

根据预报，我按照平时看电影的习惯，提前五分钟来到指定的广场上。这儿离可能倒塌的建筑物很远。人已到了不少，我在一位老太太旁边找了个位置站着。

九时四十分，地震正式开始。

人们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朝着同一方向倾斜过去，就像在汽车上那样。接着，又朝相反的方向倾斜一次。就这样，人们不住地来回摇摆起来。

大地在晃动。晃得不算厉害，但时间稍久，便觉得头有些晕，胃里也挺难受的。

忽然，旁边的老太太拉了我一把，她尖声惊呼道：“三拍子！”

我不懂她的意思，茫然地瞪着眼。

“没错，你瞧，纯粹是慢华尔兹的节奏：嘤嚓嚓，嘤嚓嚓……”老太太边说边踩着点子舞动，她的舞步和大地的晃动正好合拍！

“来跳一个！”老太太年轻时准是个舞迷，她伸出手邀请我。

这时广场上已有不少青年男女翩翩起舞了。我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不会，对不起。”

老太太把脸一沉：“嫌我老吗？”

“不！绝不是！”我脖涨筋粗地解释，“真不会！”



我从没学过跳舞，怕出丑，很缺乏这方面的自信。我只好东张张、西望望，看别人跳。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小个子青年，跳起舞来却分外潇洒，我真妒忌。大地仍在不住地晃动，我已开始作呕，但我拼命控制着自己，要是吐在这舞影翩跹的地方，多不自重啊。

那位老太太最终还是没找到舞伴，她又来动员我：“小伙子，学学吧，我来教你。”

“我都要吐了。”

“咳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都没像你这样没出息。”

是的，我观察了一下，会跳舞的人们越跳越来劲，一点都没有不舒服的样子；相反，捂着胸口皱着眉的，全都是我这类的舞

盲。我领悟到：我们的机能失调是身体对整个环境节奏的不适应引起的。

“好，来吧。”我豁出去了，上前一把搂住老太太的腰……

我出了一身汗，但终于学会了华尔兹。我庆幸是老太太教我，要是面对一位妙龄女郎，我不可能这样大胆自如。头一点也不晕了。

忽然，地震的节奏起了变化。

“这是‘布鲁斯’，四拍子。”老太太又介绍道。她当仁不让地继续当我的老师。这一次已不像刚才那样费劲了，是因为我入了门的缘故吧。

我很高兴。老太太也很高兴。

不一会儿，地震的节奏又变了，更急促，更强烈了。

“这又是什么‘兹’？什么‘斯’？”我请教老太太。

老太太的脸有点发白，她说：“不知道……我只会那两种，三拍、四拍。我觉着头晕……”说着摇摇晃晃像要倒下去。

这可不妙。我赶忙扶老太太坐下。虽然我的头同样又晕了起来，但我毕竟更强壮些，我应该照顾老年人。

我找到一对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人，他们扭得相当动人。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救人要紧，请跟我来。”

这两个大学生跟我来到老太太跟前，向我们讲解并示范着：“这叫‘迪斯科’，其实并不难，瞧，这样……这样……”

我们很快又学会了迪斯科。老太太用力地扭着肩和腰，脸色又好了起来。

然后我忙忙碌碌地去教别的舞盲了。